

集部

家藏集卷三十一

明 吳寛 撰

記一十三首

匏菴記

匏無用之物也孔子所謂繫而不食者是也夫物受形於天地而繫且不能食其為物可謂至愚而微雖謂之無用不過也然人知其無用而不知其無用之用若晉

叔向有云若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又書曰八音克諧神人以和而匏居八音之一笙十三簧竽三十六簧皆列管匏內則是匏不徒能濟難而且適宗廟朝廷之用其功不小而大即謂之有用亦豈過哉嘗因是以相天下之人能動作而食人之食者多矣求其能濟難而適宗廟朝廷用者幾人耶則人曾一匏之不若又況匏固未嘗食人之食而人反藉之以濟難用之於宗廟朝廷則無用者未必不為有用而有用者乃歸於無用其相

去亦遠矣余於棲息之所題曰匏菴因復為之記葢匏之無用足以自況而其所以有用則非余之可及遂因以自勵焉

醫俗亭記

余少嬰俗病湯熨鍼石咸罔奏功而年日益久病日益深殆由腠理肌膚以達于骨髓而為廢人矣客有過余誦蘇長公竹詩至士俗不可醫之句瞿然驚曰余病其痼也耶何長公之詩云爾也既自解曰士俗坐無竹耳

使有竹安知其俗之不可醫哉則求竹以居之而家之東偏隙地僅半畝墻角蕭然有竹數十箇於是日使僮奴壅且沃之以須其盛越明年挺然百餘其密如簀而竹盛矣復自喜曰余病其起也耶因構小亭其中食飲于是坐卧于是嘯歌于是起而行于是倚而息于是傾耳注目舉手投足無不在于是其藉此以醫吾之俗何如耶吾量之隘俗也竹之虚心有容足以醫之吾行之曲俗也竹之直立不撓足以醫之吾宅心流而無制竹

之通而節足以醫之吾待物混而無別竹之理而析足
以醫之竹之干雲霄而直上足以醫吾志之卑竹之歷
冰雪而愈茂足以醫吾節之變其瀟灑而可愛也足以
醫吾之凝滞其為甫為簡為箭為笙簫為篮篋也足以
醫吾陋劣而無用葢踰年而吾之病十已去二三矣久
之安知其體不飄然而輕舉其意不釋然而無累其心
不充然而有得哉古之俞跗秦越人輩竹奚以讓爲然
而是竹也不苦口不眴眩不湔浣腸胃不漱滌五臓長

公不余秘而授之余用之既有功緒矣使人人皆用之天下庶幾無俗病與明年余將北去京師京師地不宜竹余恐去竹日遠而病復作也既以名其亭復書此為記遲他日歸亭中顧俾病根悉去之不識是竹尚納我否

佩韋記

以物治物者有矣未聞以物治人者也以人治人者有矣未聞以人治於物者也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所

謂以物治物者也書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所謂以人治於人者也獨西門豹有取於韋至佩之以自警其殆以物治人而人治於物者與葢君子觀天下之物苟有益於已者雖賤且微不之弃若韋之為物非若象犀珠玉珊瑚木難之足貴重也其材不過屨而已𧝓鞸而已決拾而已但其性緩有似乎人性之不及豹所以取之與夫道以中為貴過與不及不足以云道豹之性卞急過乎中者也故有取於韋是以其不及而濟吾之過也

箕子衍三德之疇有曰高明柔克高明剛而過中者也克之以柔所以濟乎剛而適其中也豹其能自克者與其巧於取物而善於治已者與豹之後有唐柳子厚嘗賦佩韋箴亦有見於此矣令周京元基則又以佩韋自號元基其慕豹與其慕子厚與豹固良吏史遷獨以其一事出于俳遂寘於滑稽之列固非也然稱其治鄴民不敢欺則亦剛果彊察其性未克變也子厚急於仕進黨於叔文以汙其身卒被謫則亦未知所謂緩者也

斯二人者果足慕乎求足慕者在孔門得一人曰仲由氏其為人勇於為善雖父兄有所不顧則性之下急者孰有出于仲由者乎故夫子嘗退之能使令名無窮元基尚慕斯人乎急於義而緩於利急於實而緩於名急於責已而緩於責人庶幾得緩急之宜以適厥中不亦善慕古人者乎其或不務出此則所謂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者吾何取於佩韋哉

陋清閣記

京師民數歳滋地一畝率居什伯家往往牀案相依庖廁相接其室宇湫隘至不能伸首出氣王侯第宅則又窮極壯麗朱門洞開晝戟森列所藏者唯狗馬玉帛而已二者人胥以為病海虞凌君季行官于京師家城之東南委巷中余嘗造焉引余入一閤崇廣僅丈許織竹為門連楮為幕中設一榻自琴冊棊硯之外無他物余方僑居民家坐而樂之欲遂忘去季行曰吾治兹閤有年矣子將何以名之余曰噫先生之居若公子之苟完

然非小人之近市若叔孫之必葺然無大人之高堂陋矣清哉其茲閣也夫盖木不加雕土不加飾不已陋乎俗不能容塵不能入不已清乎合而名之曰陋清不已宜乎季行曰善已丑三月晦日記

恥菴記

胡君彥超佳士也余得其為人已久南宮之試始見而獲交焉君閒以其所號恥菴者乞為之記余未暇以為來南都同在太學又以恥菴記為請余始欲為之然而

不得其所以名菴之意何也恥之於人不一也古之人
不若人則恥之聲聞過情則恥之二者君嘗有之乎吾
以所見者言去年秋當大比就試京闈者幾三千人而
君以第六人薦人之不若君者則多矣君何為而恥及
今年太學私試君復在第一時與試者亦數百人人之
不若君者亦多矣君何為而恥豈真以聲聞之過情耶
則君之為人吾嘗知之其問學充矣而自視若虛其文
詞妙矣而自處若拙未嘗以矜能衒名也然凡試士其

儕輙相謂曰彦超吾所知今之試名氏前列者非彦超而誰已而皆驗則辭闢之不過情也亦審矣君又何為而恥竊惑之他日以告彦超彦超曰豈謂是哉雖然亦是之謂也夫自科舉之學興而詞章之學廢自詞章之學盛而後聖賢之學微其獘非一日矣吾不暇遠引他郡婺吾土也請以婺言何如前乎此者若王子充若宋景濂若胡仲申若柳道傳若黄晉卿若吴立夫諸君子其言卓然為一世之所宗吾尚能若其人矣乎然此固

以詞章之學言也等而上之若許白雲若金仁山若王魯齋若何北山若呂東萊諸君子其道卓然為百世之所宗吾尚能若其人矣乎固不若也則吾為鄉人者何為而不恥乎夫聖賢之學本也學者之所先也詞章之學末也學者學之而不汲汲焉者也士而不為聖賢之學已足恥又況科舉之學又詞章之末者乎其學愈若人則其恥愈甚其聲聞之遠近其恥之大小以之吾獨何為而不恥乎余聞其言而媿之歎曰君可謂知恥者

矣然吾聞恥不若人者終若人若人則無恥矣余固不知恥者因君之言而恥焉則君之教我者不既多乎請以君之言為記

甘節堂記

婦人之於夫曰柔而已矣曰順而已矣若曰貞曰烈者非其德之常也婦人而有貞烈之行者是固婦人之不幸也亦其夫之幸也其家之幸也葢一家之中有父母焉吾夫為子而養之於上吾唯承之於下焉耳有男女

焉吾夫為父而教之於前吾惟佐之於後焉耳能養者孝能教者慈孝與慈美德也吾夫之所得專也吾能分其美而已吾之所得專者固所謂柔與順也柔與順二者無所用之而獨專夫孝與慈之德以獲乎貞烈之名是固婦人之不幸也亦其夫之幸也其家之幸也義與李君恪之卒其配蔣氏方盛年一時誓欲從君于地下既自歎曰死吾志也亦吾職也顧有所不可死者夫不吾託家不吾係雖死可也夫吾託家吾係而死之吾之

志則行矣職則盡矣如夫何如家何且吾爲令日李氏一擔夫也以所負荷者重而一息肩則兩物從而委之地矣故吾質雖薄足雖弱亦惟盡吾力而已耳於是養其舅遁菴翁以孝聞教其子震業成領京闈薦第二鄉人以蔣氏之善處生也取易之語題其堂曰甘節震與余同業胄監相好甚閒語及其母之事至於嗚咽流涕而不能已他日因請記其所謂甘節堂者余復之曰詩有之汎汎栢舟在彼中流婦人之所自誓也蓼蓼者莪

匪莪伊蒿孝子之所自傷也子之母氏之賢無俟余言人其以栢舟之人與之矣而子固可謂善受教者蓼莪之篇具在簡編則願子終身誦之以無忘母氏之賢

靜逸齋記

會稽徐先生之丞國學也作齋廬於其私第之左題曰靜逸命寬宜有記寬既謝不敏且有惑焉葢天子建官于國學曰祭酒曰司業曰丞皆尊官也祭酒司業坐堂上臨諸生傳道而授業以教不以政然教或不可以一

衆也丞始以政輔之是故鼓鐘以嚴其節惟丞夏楚以收其威惟丞月書而季考惟丞德行藝儀之勸相惟丞之職亦重矣煩矣是將紛紛焉擾擾焉惟政之施不暇求先生之所謂靜逸者無有也然以寛之游于門下者餘二年矣見先生之所施如一日諸生之游于門下者不啻數百人矣見先生之所御如一人其從容閒暇若無所事事則又有所謂靜逸者滋感焉以是無以應命蓋既久乃有省曰先生之靜逸其在内而不在外以

本而不以末乎何謂內與本心是已何謂外與末身是已心之靜逸寬不能言也而先儒周子嘗言之其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至論學之要曰無欲也無欲則靜虛靜則有似乎拙故其著拙賦有曰拙者逸論靜逸者盡於此矣而以身言則是老氏之無為也無勞也夫以無為為靜譬若木之槁焉其不暢茂若逸矣然則朽腐而不可用也以無欲為靜譬若水之止焉其不流動固逸矣然則清冽可以鑑也故心可以言靜而身

不可以言靜心可以言逸而身不可以言逸況乎心者身之主也靜者動之體也逸者勞之本也心苟靜則以靜制動其動也若靜心苟逸則以逸待勞其勞也若逸此先生之居乎其職所以從容閒暇若無所事事者也噫若先生者其得周子之言者乎其善學聖人者乎以是為記寬亦庶幾知先生者乎

重建延緑亭記

成化八年七月吴郡大風雨鹿冠老人杜先生延緑亭

壞焉明日雨霽先生曳杖遊于園中茅茨既摧梁木亦
折垣墉且𢾭竹樹盡偃顧而歎曰噫嘻亭壞矣殆天意
耶雖然獨不有人力乎二子啟咨知其意遂相與召匠
氏築之既成邀先生坐于亭上則摧者完折者固𢾭者
立偃者起葢不日而舊觀還矣先生喜曰天意殆欲新
吾亭耶他日乃以書來京師謂寬宜有記寬聞大道
之世烈風不崇朝驟雨不終日而昔者之風雨也胡為
乎來哉果天耶亦由人耶吾何從而問耶問之人則人

非天也惡乎知問之天則天非人也惡乎答既足以惑亦可以憂葢余之居於是而去吳下也遠雖未嘗目擊其變顧其事理有可得而推者故嘗以先生之一亭觀之則四野之外弱夫貧婦其繩樞甕牖豈無有不勝其震凌而相對以怨咨者乎又以先生之一亭前後推之垣墉阤矣則疆畎之欲修也勞乎力竹樹偃矣則禾稼之不登也乏乎食而弱夫貧婦又豈無不勝其沮洳而相對以怨咨者乎當此之時亦有如先生之二子築而

新之者乎是固可憂也夫先生隠者也一亭而已不暇此憂而余亦不敢以此告然而未可知也杜少陵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有安得廣厦大庇寒士之語先生少陵後人也而老於詩為其後學其學則遇其變獨不憂其憂乎因書以諗于先生不識以為何如

重建覺山寺記

由京師東走七百里有關屹然當其衝關之北大抵山也入山而行石路危峻林薄蒙密凡四十餘里始得覺

山山之麓有禪寺在焉寺之建相傳自唐既興而復廢皆莫能考其歲月入國朝其廢如故虎狼得以穴其上狐豕得以室其傍而人之蹟於斯絶矣顧荒茅野榛中獨其遺址依然猶存有髙僧曰悟定者杖錫來闗中知其處曰甘澹泊而安岑寂者吾儕之分也是山於吾獨宜遂入居之結草以為菴纍石以為牀遺外身世若獨有所得者未幾旁近之民皆翕然髙其道化其德而持金帛以施之者家至視其金帛既無所於用遂謀復舊

規爰市美材召大匠擇日興功功未及半而定化去矣其弟子本清謂其師之志不可以不繼也乃益為復舊之舉清為人淳朴而無偽穎靜以有為而人之助其費者如其師凡其門廬諸殿各有位置總若干楹寺成羣峯後抱遠岫前峙勢若屏几而寺之宅其間又若人之負而憑之也寺之東北有泉出於石罅色白而味甘汲之不竭凡僧之日飲於此取給焉山為寺而秀泉為寺而清而人之蹟為寺而多益遂為一大叢林矣寺未有

記於是清徒步來京師介余同年友蕭君文明求為之

曰兹寺之廢而興其歳月無亦使後人之莫能考也余

不之拒夫佛法起於西域而入於中國熾於都邑而延

於邊徼行之者非一日學之者非一人其勢必不能反

之於彼而絶之於此矣然就彼佛言之其始亦唯澹泊

之甘岑寂之安以成其道也而都邑者固朝市祖社之

所在臣民人神之所止佛既不欲居學佛者且不可居

而其徒乃欲高其宫廣其庭以與吾人爭尋常之地於

此豈非妄哉有能遠引而去像設其佛於深山大谷之間枕石飲泉以求其所謂道者而居之則彼之居既得其所而吾黨之士亦詎肯窮追而深過之哉此悟定師徒覺山寺之建所以可取而余於其寺之記所為以不拒也寺之重建始於正統十年之十月畢於成化六年之十一月記之日為八年之九月戊申云

湯陰縣儒學修建記

古之民有四曰士曰農曰工曰商而已四民各有其業

所聚亦各有其處農聚于野工聚于肆商聚于市而士則聚于學故求菽粟者適乎野而得以農之所聚也求什器者適乎肆而得以工之所聚也求貨財者適乎市而得以商之所聚也至于學則道德之所從出觀法道德者適乎學而得非以士之所聚也乎夫箇一郡一邑之俊秀而教之一堂之上所習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法所講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理所誦者易詩書春秋禮樂之文非若農工商賈之為業比也

是故學校興然後道德明道德明然後風俗成風俗成然後禮樂可作而天下治矣皇明有天下餘百年文教大行士類益盛自國都以達于郡邑莫不有學湯陰彰德之屬邑也邑令尚侯令邑之五年政既益善民安物豐邑有學建自國初規制甚陋久且傾圮九師生之講習於是者弗便會憲副臨海陳公奉敕提督學政河南侯以其事白之公曰是令之職也其亟圖之爰出公錢若千萬撤而重建之若大成殿若戟門若明倫堂若東

西齋若庖廚之類次第以成餘則仍舊而加新之工始于成化某年月日畢于某年月日太學生尚宣故學之諸生也於是走京師致教諭某君之言而因余同年李君鐩請記其事其言曰邑自有學以來士之游於斯者日衆而領鄉薦登科甲者僅僅可數今幸俟之此舉工甫畢是年領鄉薦者得三人明年春甲科得一人皆俟之功也願書之余聞其言曰諾哉夫學校道德之所從出而為人所觀法者也國有學為一國之所觀法郡有

學爲一郡之所觀法邑有學爲一邑之所觀法令佚之爲此舉也邑之人猶有爭訟者乎猶有越人于貨者乎猶有出誶語反脣以相稽者乎無之是侯之功也且學校者古有之今亦有之古之學校養士以明道德後世學校養士以取科第是果同乎雖然游於斯者不曰所習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法乎所講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理乎所誦者易詩書春秋禮樂之文乎夫然則後世之學校明道德者其心也取科第者

其蹟也夫以道德爲科第歴幾無忝爲學校而足爲人之觀法此則凡爲士而游於斯者之所當知也

太康縣修學記

國之所以立者天子與公卿大夫百執事之人共治之也而所謂公卿大夫百執事之人非夫人可以冐而爲之皆賢才論定而官之者也夫賢才之生有用之之時必有取之之法有取之之法必有養之之地自今日觀之徵聘不出於上薦舉不行於下上之欲用其人者皆

取之於場屋下之欲為人所用者亦由於是而已矣上之欲取其人者皆養之於學校下之欲為人所取者亦由於是而已矣則學校者固場屋之地也嘗考之古人設為此者或以之養老而寓其禮於俎豆之陳或以之習射而寓其禮於弓矢之發或以之受成獻馘而寓其禮於軍旅之講所謂窮理正心修巳治人之術一皆寓於此當是時取人之法雖以納言而登庸之必射侯以明其心術雖以六藝而賓興之必德行以考其根本人

才之出所以彬彬乎其盛者由其取之養之者有道也世道之有古今若四時之序其溫燠涼寒不能不為之變者顧其遺制如受成獻馘雖不復舉而養老有酒習射有圜猶未至於盡亡特所以取士者勢不能與古一轍耳今天子即位之初慨然欲興學校變風俗如堯舜三代之時詔復憲臣提學仍賜之璽書以重其行乃於八年之春臨軒策士惓惓焉猶以學校雖興而風俗浮靡為慮憲臣之欽若于下者固不遑寧處天下之士亦

有感激而興起者矣按察副使臨海陳公嘗以監察御史提學南方一時風教為天下最及是超擢仍畀以學政往蒞河南公移昔嘗教人者教之所至入學宮臨諸生示之以躬俾自畏慕間取朱子小學書及冠祭之禮之大者令誦習之他條約不瑣瑣也若夫舍宇之不葺器數之不備者曰此有司之失職也則頗督責之開封之屬縣有太康太康有學在縣治之北隅其興創歲月縣有志可考宣德以來為河水所圮且其制卑陋弗稱

縣令崔壽嘗修宣聖殿及兩廡他未暇以為成化六年古曹王珣以進士來知縣事首以修復為已任曰此固吾之職也乃集士民諭以相助衆歡然從之乃計材用拓基址凡門堂齋廬悉易其舊殿廡之故修者則更設聖賢像及祭器其中以其餘材建敎教堂囷館為憲臣考業之所繚以周垣樹以綽楔煥然為一方偉觀工始於八年之六月畢於明年之三月會王侯更治他縣去而易水田畯來代臨視惟謹於是學之師生不忘侯之

功使來請文以為記夫學校養士之地也設為之者非虛器而修飾之者非美觀誠欲士之來游於斯者進修於斯講習於斯以為上之人所取所用之資也故士譬若穀粟然有穀粟而無倉廩儲之固腐爛而不可食然倉廩既完而所儲者或稊稗糠粃亦何用哉此令日木石瓦甓之費斧斤版築之勞憲臣之所督責縣令之所犇趨者不在乎所養之地而在乎所養之人也而今而後凡游於斯者仰焉而視俯焉而思升其堂則思游心

於高明正大之域立其庭則思置身於平直真實之地以倡風俗以成賢才以為國家之用以答天子之意其必自此始也

湯溪縣儒學記

成化庚寅歲知金華府李侯嗣以其地曰湯溪者民居成聚而阻山帶水服役于上者弗便乞割龍游蘭谿金華遂昌四傍近縣之裔別為縣以便其民白之藩臬奏請于朝復乞界之令以治既得請仍以湯溪名縣越明

年非城宋君約來知縣事君至無所出政為創廨宇以居未幾即有事於學校曰此有司之首務也其可以後乃相地于縣治北之二里曰官山歲壬辰之秋功始興凡為明倫堂為東西齋為庖廚為射圃亭為師生之舍若干楹又以學必有廟為大成殿為兩廡為宰牲房若干楹門牆深嚴堦庭高廣凡所創建舉皆如法又明年甲午之春而功告完遂選民之俊秀者充其中而置書籍繕器用以為其誦習之資俟既嘉令之有為又謂學

成矣不可無師儒以教復奏請之命且下則具書與圖託進士胡君超謁予文以為記胡君湯溪之人而余之同年友也其言曰始宋君承李侯之指而建此學以縣之設凡以便民而已使所以興作而歛其財用其力則是便之者未及而困之者已至甚非所以為民父母之意顧縣多大山長林凡木石之費既取給于是至於輦載版築之勞不免役及乎民而所役亦必措置以酬其直故財不告乏力不告窮而卒成其事皆賢守令之善

意也幸書之以告後人余曰然哉雖然賢守令之意尤有善於此者試一言之葢民之生莫不有欲欲不能皆足也於是有爭奪之心莫不有性性不能皆純也於是有棄暴之心此有天下國家者必施之治與教以處其民治所以定其欲使不至於相凌教所以復其性使不至於相失二者不能偏廢者也然古之居其位者未嘗不以一人之身而兼二者之責後世始分而二之雖曰分而二之而教之者未嘗不賴於治之者作興而成全

之也自世之為郡縣者多俗吏不務出此率留意於簿書筐篋之間徵求趨走之際視學校之已設者尚不之省而況慨然創建思所以作興而成全者乎此賢守令之善意所可書者也今夫湯溪之有學為之守令者意既出此而其人民亦皆有所遭遇矣則為之師儒者獨不思所以教之然欲教之尤宜謹之何也湯溪縣之新者也湯溪之民民之新者也為新民者譬若幼子然始而訓告之以正言指示之以正事則其聽受之餘自然一

言一行皆趨於正久之將習與性成而終為賢人君子之歸以之用於天下國家無弗可者矣夫有人民而不能教之不義未教而遽責其人不仁故吾之記是學於守令既與之矣尤不能無望於為師儒者

武岡州重修儒學記

士之有志於學者諷誦乎詩書討論乎禮樂考求乎典章察識乎人品微而為性命精而為道德大而為彝倫廣而為事物必學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斯其為士也

唯士之職如此故人亦以是責望之有所不知不能則相與嗤笑以為非士而士亦曰吾不知不能吾之過也然為學之道未易以言譬之於築築者必有楨榦舍楨榦而欲其牆之立無是理者於是有文以學有藝以游而文藝之制立矣士而求此不啻已足抑其說之浩博茫然探索不知要領故又譬之聲𠬧於階𨻶有弗之知過在相者之不告耳於是有師以導有友以輔而師友之道立矣文藝既具師友既得使無所處之地是又賈人

之不于市工人之不于肆未見其物之售而業之精者此學校之設非所以為處學者之地乎夫士有志於學求其道之在我者而已在我者且不暇為力烏暇計其身之所處耶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詞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葢學校之設豈特籩豆之事之小者哉其興其廢士何庸心亦有司者任之耳武岡為湖南一大州州有學舊在城南興賢門外宋崇寧紹興凡兩遷築

遭元季兵火乃燬國朝洪武庚戌仍即舊址築之其功視
前為備景泰間益加修建顧其地嘗為豪彊所侵終其
規模弗稱州學僉按察司事邵君分廵湖南既為復所
侵地併用官帑白金市傍近隙地以廣其址於是僉都
御史吳公方廵撫湖襄憲副嚴君亦以提學至遂以興
修之役委知州事李侯復初同知州事戴侯其乃計財
用召工役期成厥功功成殿廡深嚴堂皇高敞厨庫齋
廬之類皆為一新崇垣外繚廣庭中甃以及祭器文籍

亦無不備居者曰安觀者曰美經始于成化壬辰秋某月落成于明年冬十月他日州守倅與其學之師生謀謂是舉不可以不記使來請文於余嗟夫有司之職盡矣游於斯而學焉者獨不思所以免過乎

家藏集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家藏集卷三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賈 鋑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張 培

謄録監生臣華春芳

家藏集卷三十二

明 吳寬 撰

記一十二首

西溪草堂記

由華亭東行二十里而近得芥涇焉涇本水名吳人以溪為涇故曰芥涇緣溪居民百餘家有田可耕有圃可種有磯可釣有市可貿有舟楫可通有橋梁可度有仙

宮佛廬可遊賞而憩息介其間喬木蓊欝遠若雲屯下見周垣高宇隱隱焉渠渠焉者戴氏之所居也戴故官家至彦文府君與其子馨伯國初坐法謫遷淮西居四年始釋而回自號復樂聲伯生二子曰廷奉廷禮皆以文學稱于鄉廷奉生一子曰南京考功郎中景元廷禮生二子曰陳州守景昇中書舍人景暉其後裔事儒業舉進士復相繼繼有之故邑人皆推戴氏不特為一鄉一里之望也一日中吉君告余曰始吾前人之罹患而

歸也如勞而息如病而差此復樂所由號者今吾藉前人之德蒙大君之恩際世亨嘉列官禁近初未嘗有憂也何有於復樂亦如未嘗勞且病也何有於息何有於差哉吾之幸既多顧於老氏止足之戒竊嘗聞之往歲命兒子佑築草堂於故居之偏隙地之上以為逸老之計堂成而溪水環其西因名曰西溪草堂顧為我記之余與景暉生隣郡仕同朝而賢其人久矣既不復辭則為述其居止之美家世之盛歸於其所以築堂之意乃

復為之説曰書云峻宇詩詠夏屋若草堂者不豐不侈不華不美雖田夫野老皆能辦之何貴於天下乎葢堂不足貴也而貴其人昔之築是堂而稱於世者杜子美之於浣花白樂天之於廬山僅僅一二而已二公之人品固皆足為斯堂增重然子美生當亂離漂泊之際不免有秋風所破之歎況其困於無貲盼盼然望王録事成之廬山之奇秀雖甲於天下然樂天以左遷而來亦築於羈窮流落之日且切切然弟妹婚嫁未畢司馬歲

秩未滿以為出處行止不得自遂未必獲終老於斯是皆不能無憾者也若景暉之忠信文雅其為人已自足貴而亨嘉禁近又有如其所自幸者則西溪之景物視浣花廬山雖不知其何如而其堂中主人之憂樂有可得而知矣夫綠野堂他人不宜取為已有在子孫宜世守之可也是堂也為戴氏子孫者塗之茨之汛之掃之日必葺之百世之後有過之者指曰此景暉所嘗歸休者也所以使人消貪饕之心免殆辱之累者不在兹堂

乎堂几三楹崇若干尺廣若干尺溪水由松江而來匯于此南流爲黄浦東南入于海

義烏陳氏祠堂記

義烏陳氏之長曰惟蔭者既揔家政將作祠堂于所居婺溪之上以奉其先世也謀於族人曰堂不難于作難者神主之位次欲其當乎義而不失乎禮也若之何於是其從子棋進曰禮之欲議尚矣與其議於家孰若徴諸人惟麟溪鄭氏世號義門天下之觀禮者皆自遠而

來況吾與之隣壤者哉盍一往觀之既觀而歸則告諸
叔父曰樵已得鄭氏之禮之意矣葢鄭氏生同族而居
不同堂而食故死同祠而入不同櫝而祭固事亡如事
存之道也吾家生不同居然而歲時有會男女異席宜
為寢室以安神主夫婦共櫝祭則遷主於堂男女類序
其文共書一版但各見其所繼之宗世灊則祧之是亦
事亡如事存之道也是亦鄭氏之意也惟𤔡曰然諸姪
若文𢿒等乃各量田出其衆五之一以相厥事凡為寢

室五楹間中祀其六世祖賢八府君為不祧之主自其考庸一府君而下左昭右穆位次秩然堂為間如寢之數又軒其前間如堂之數以為子孫奉祀之位其兩傍又為廡二十二楹間上以祀各宗庶母左次扁曰神儲積粟以供祀事右次扁曰義儲積粟以備修葺宰牲有庖藏器有庫繚以周垣囲以高門工起於成化六年九月二十一日越十二月九日告成會其邑鄉貢進士王君允達之上京師具書始末託以請記夫禮之制何本

本於人情而制也惟其本於人情而制故議禮之家可以遷徙而無一定之說若祭之為禮禮之尤重者也古之祭者有尊卑貴賤之分故所祭有親疎多寡之數祭法曰王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二廟官師一廟士庶無廟無廟則傷乎人情而孝子孝孫無所致其報本追遠之心於是世之大儒君子立為世數以祭之或以三世或以四世或及其始祖至考亭朱子輯為家禮一書然後其說始定而鄭氏累世同居本支益盛神主位次猶病

家禮之不可行也遂少變之然豈求異於儒先哉葢人情之不得已也若夫陳氏生既不同族而居至於事亡之際其禮因復少變之又豈求異於他人哉葢亦人情之不得已也故儒先之祭莫不以宗子為重鄭氏陳氏變之者因合祭而特變其位次耳於家法則自若也然皆惜其不及就正朱子立為常法以通行天下耳余嘉惟蔭之好禮而重允達之請也特為記之以俟後世之君子云

長洲縣學田記

古之聖人制器以利天下之用播穀以充天下之食其於生民之慮至矣若夫建人極惇天倫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各安其位而不相乖爭得以用其用食其食於廬居族處之間者雖堯舜禹湯文武皆與有功然而數聖人當君師之責君億兆之上其道固然也孔子窮而在下無其責也而功則過之有若所謂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夫功之大者其

報同是故一器之制工人不敢忘其巧一穀之播農夫不敢忘其勤是皆有祀焉以報之而况功之在乎日用彝倫之内者宋周元公所謂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者也今天下皆有學學皆有廟以祀夫子至其門人與漢唐宋元以來諸賢凡有功斯道者皆得從祀然其粢盛牲幣一惟臨事取具於民未有置田以特共其事者長洲蘇之首邑也近歲有司陋陋其學既併其廟新而大之顧統於郡中歲時祀事縣大夫與師生不得專意

薦亭馨香弗聞肥腯弗陳殿廡寥寥位特虛設邑人華
昰氏既遣其子河入學為弟子員且曰長洲與吳學並
列郡城彼有田以充朔望釋菜之費繄此獨無非甚闕
典乃告于教諭四明陳君願割長稔私田二十畝籍于
學歲可得米四十斛以充之君曰善為白于邑令陽曲
趙君君亦曰善於是陳君恐其久而或廢也書來屬余
記其事嗟夫夫子之道如天其日月之照臨雨露之霑
濡風霆之鼓動於萬物者隨處而是一田之入不足以

盛其祀事一祀之修不足以彰其大功蓋雖欲報之有不可得而報者而蚩彼為此舉豈有助於尊崇之意哉夫亦盡其心而已則其為人與世之好施予止於資浮屠老子以妄希利益者賢愚可知矣長洲余父母邦也去之數年廟學改建固欲拭目以觀況有若蚩之好德若此可辭撫記蚩字維瞻本常之無錫人為南齊孝子賓之後今占籍長洲世總鄉賦鄉人以為賢云

義烏縣重修永慕廟記

世道升于唐虞三代之時逮春秋戰國而降至於秦極矣其澆風薄俗見於賈生之告漢文帝者可考顔孝子生其時顧獨以孝稱至以名其縣其為人豈所謂特立之士與或曰秦都西北而孝子生東南其惡政不足以被之殆不然夫東南之人亦多矣獨稱孝子其必有過人者故唐虞三代之時有驩兜飛廉之屬猶秦之世有孝子皆不隨世升降者也是故於孝子一人可以見天性可以識人心其事異其行難其功大宜其自秦至今

縣人廟祀之而不忘也初孝子未有廟宋端平三年丞相喬行簡始爲奏請而賜名永慕既而兵部郎康植稍創之又二十餘年縣令李補乃大興厥功廟制始備且自爲之記元末廟廢入國朝若縣令李王丞劉傑皆嘗修葺久而復廢廢而重修加于舊制則令縣令東莞方君俊之功爲多君將爲是舉既斥俸金倡其縣人一時好義者知之爭以財力來助後四月爲成化十年冬季董役者亟以完告鄉貢進士王君允達將樂令吳君吉

甫皆縣人也喜君知所為政相與求文記其事於是廟之役訖矣方君亦以母憂去矣後之為縣者遽無所施其功矣然予聞孝子事以葬親故羣烏啣土助之傷吻遂聞于世今廟左有墳巍然相去數十武宋魏文靖公了翁固嘗大書六字表之余恐里之無知者不有反畚其土以充版築陶埏者乎不有操斧斤以伐其木縱牛羊以踐其地者乎畚之伐之踐之則傷孝子之心矣若然雖則棟宇完美將舍之而不居犧牲肥而黍稷馨將

吐之而不食矣其亦封其墳崇其垣固其門而謹視之然後孝子之心安安則有廟必居有祭必享而方君之功始爲不負矣用書此以告後之爲縣者

義烏王氏新建忠文公廟記

唐昌黎韓氏以文章妙天下歷千百年鮮有及之者豈其下筆刋落陳言卓然成家足以聳動乎人哉其氣充其理直其言達而暢也固宜方鎮州之亂王庭湊圍牛元翼于深州穆宗詔愈宣慰其軍且戒愈度事可否無必

入愈奮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者遂疾驅入之當是時庭湊操刃逆愈甲士林立愈以寡弱之質直嬰其鋒顧乃厲聲開說將士聞之震掉失措氣沮而語塞卒之不勞一旅不失一鏃服庭湊而出元翼愈之功也故嘗竊論韓氏之文之妙由其所養者充所守者直而其名至于今稱之者非徒以其文而以其人也皇明初興以文章用于時者多婺産若學士宋公景濂待制王公子充尤稱傑然者二公之在館閣日惟以文章爲事入

以文士目之久矣一旦王公奉使西南夷而伏節以死然後知公之學有用也葢高皇帝以神武取天下號為無敵獨雲南恃其嶮遠未下乃洪武五年以公使其地僉謂公文士不宜蹈不測之强敵公受詔不顧既至見其主梁王其臣達爾瑪諭之再三初皆有降意已而猶豫留公不遣公持節必俟降之乃返會元之後裔有使雲南聞納我使讓梁王王出公俾自當之公引天命國勢為詞其言甚壯且曰我遠使來誓為國死不能為若

屈元使怒梁王恐遂死公後八年大兵竟平其地而郡縣之又後為正統六年朝廷始贈公學士謚忠文以報其死節云嗚呼公之為文學乎韓者也其為使亦同乎韓者也而其事之成否身之存亡則有幸不幸之分焉然公不可謂不幸者故姑即並時宋公較之當二公以文章見用其名寔相伯仲宋公之位差顯然身見其子若孫皆死于法既老不能免川蜀之行而其故居在金華者莽焉荆棘過者憐之若公則没于王事其氣節偉

然且官有贈行有諡而其子孫皆賢而有文能守其田廬又有爲廟于家以祀公如其曾孫今進士汶者此所以爲公幸也王氏初居義烏邑中後南遷十里曰青巖山則自公始公之子國子博士紳嘗與其兄綬謀作家廟不果僅即堂之夾室以展祀事博士之子處士稌仍其舊室既𢌿隘歲久將壓汶始克爲之乃擇正寢之東爲屋三間中奉公爲百世不遷之祖子孫列祔右男左女秩如也垣門堦庭高固甃廣不陋不侈於禮爲宜工

始於成化十一年八月十三日明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訖功汶復割田倡其族人以供粢盛之費乃以書告其

友吳寛曰家廟之制未稱吾尊祖之意若庖湢齋戒燕

飲之所皆所宜為而未為者吾一人之力不足也雖然

吾志有在終當為之幸子為文刻之廟中以識吾志寛

感君之好禮不復辭讓輒為書之是廟也凡以奉王氏

先世而獨詳於忠文公者葢公王氏百世不遷之祖也

為百世不遷之祖則享百世不遷之祀夫世至于百遠

矣後人能如汝之賢則可不然有能知其故而思所以尊祖者乎固宜詳書以告是亦汝之志也

吳縣儒學進士題名記

後世所謂進士者其實做乎漢其名取乎周其原則出乎唐虞而已唐虞之敷言著乎舜典周之論秀見乎王制漢之對策載乎班史其說粲然皆可考見自漢而隋而唐而宋而元益以文章經術取士士繇此選者高言乎天道果言乎人事近言乎圻甸遠言乎要服若性命

道德之與教化風俗之機綱維之張弛禮文之因革人才之進退吏治之得失以及兵戎田賦刑名水利之類凡國家之大體當世之急務上所當聞下所當為者一日之間立乎殿陛之下操筆伸紙隨問而對其言直與訥也存乎士而士之志於是乎見其言用與舍也存乎君而君之德亦於是乎見士之志君之德皆於是乎見則世道之升降亦於是乎見矣國初右武事上民功士之出為世用者不限以科第至于永樂紀元民庶且富

文教大興龍飛初科取士倍蓰于前一時績學館閣試政方州者多其人至今言進士科者首稱之葢文皇帝所以鼓舞一世摩礪天下而爲此盛舉耳延及宣德正統間士益嚮風爭相磨濯攘袂以起以至于今日如星列雲族煥然以相輝藹然以相映人文宣昭而天下化成矣吳爲蘇古縣縣有學舊在胥門内宣德末北徙一里而近後四年當廷試其進士第一人適出吳學邑之人雜然譁曰是地之利也四方傳言以爲奇事其識者

則疑之蓋王者必世而後仁豈惟仁哉斯文之興亦然周之文歷二代而後盛明之文歷累朝而後盛其時之久近世之疏數不同其理同也故使其學徒于百年之前欲科第之盛不可得使徙于百年之後欲科第之不盛亦不可得此世道氣運所在未可以淺近窺者也進士例題名學官於是教諭汪洋訓導潘遂陶福相率言于令若守皆曰宜如故事乃集洪武庚辰科以來得若干人次第刻之石而虛其下則有俟乎將來者

嘉興縣儒學科第題名記

今之應進士貢者皆郡邑之秀學校之良始而憲臣校其文貢于省試之謂之鄉試其法嚴甚皆視其地人才之多寡而定之解額已乃貢于禮部試之謂之會試其法如前有司得其人略具名數請于上裁已乃貢于廷試之選舉至此則不復去留而皆得預進士之賜然又為之差等焉其精審如此凡前二試既書其名榜中猶以不能廣於四方也復刻木傳之至廷試而制益詳猶

以不能無於久也復立石太學傳之其慎重又如此然彼士之題名于石者固本郡邑而升學校而出者也於是守令有做其制而為之者以鄉邦之盛事而他日文獻之可徵者在此也今天下布政司十有三而浙江其首曰嘉興為屬郡郡有屬邑亦曰嘉興邑令太原陳君璧嘗委其學之師生取國初以來凡貢士于首于部于廷者悉刻之石使來請余為記蓋題名之舉其初亦惟欲不沒其人而已孰知人有賢否則視其名者必有美

剌既有美剌則反於身者可無勸沮所係有甚大者嘉興浙西之大邑也自李唐時有大賢君子生於其鄉遂啟後代斯文之盛然往者吾不可知今之仕者莫不出於科第見其事之慎重不反而為吾身之慎重乎且古之仕者必考其德行而賓興之後世此法已廢然君子將因其廢而遂廢其所以修身乎出者吾不可知今之游學者將皆由科第而出見其事之慎重不反而為吾身之慎重乎若然則斯石也豈徒不沒其人而已信乎

所係有甚大者陳君以名進士來為兹邑剛明廉潔克舉其職可謂能慎重其身有光於科第矣其又為此舉豈將視此以自勸沮而益資其宦學也乎

望洋書堂記

出蔀門而行有浦有涇有江有湖望之渺然皆水也人之相往來非舟楫不通非橋梁不渡故吳自古稱澤國而禹貢紀揚州之域之水而吳居其二焉徐君季止鄉校士之良者家夾浦之南瓜涇之上而松江陳湖皆在

其目睫間葢嘗聚書數千卷築室而藏之因題曰望洋
書堂夫望洋者莊子之寓言也季止何取於斯葢水之
為物孔孟每舉以示人曰逝者如斯夫曰原泉混混不
舍晝夜此類是已若此雖出於莊子吾固取其言宜季
止之取之也大凡物不可以相形形之則有小大學不
可以相較較之則有淺深知其小自以為足而不窮其
大觀物者之鄙也得其淺自以為至而不造其深學道
者之陋也以觀物之妙而為學道之助此河伯之歎非

歎水也歎道也故其言曰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之謂也吾固取其言宜季止之取之也然而季止之所望者于江于湖而止其亦不免見笑於大方之家也乎嘗試與子東行百里登丘而望則海固在而水之大者於是爲至子將觴焉惜無辯如海若者語子以道爾雖然若則辯矣於道未聞也其亦反吾舟升吾堂日取孔孟之書讀之當自有得則海之爲助也多所謂大方之家且歸於子矣子之兄仲山方以水部主事分司海上固

當有得於水試以余言質之

榕江記

木之產于地者曰松曰栢曰栝曰檜曰豫章曰桐梓皆良材也其用于世大者為棟為梁小者為桷為杙各隨其材以為用夫以材之良不用于什器而于宮室亦不枉其材矣然而數木也其生徧于天下而亦足天下之用惟五嶺之南有木曰榕臃腫離奇偃蹇蓊鬱橫柯曲榦閒有絲焉垂地輒復為根歲久叢生成林其高且大

過松栢栝檜豫章其不黄落而凋桐梓所不及也榕既偏生一隅中原之人初不之識故詩三百多草木之名而篇皆不載後世如郭璞陸佃之博物著書復遺之僅一見於柳子厚之詩而已余嘗讀子厚之詩而識其名詢之土人而知其狀曰此可取以譬乎人矣葢榕之材雖不若松栢之類之堅可用之於宮室而其高大不黄落而凋足以蔭庇乎人嶺南春夏之交日氣酷烈行旅負載之徒跋履勞苦爭息其下或風雨暴至就而避之

亦何異夏屋之帡幪也故雖不為宮室之用而其功與宮室等豈不猶鄉里巨人㕑爵禄謝民社而浮沉乎閭井之間一旦里之人有急焉投之無不周䘏者豈惟僅全其身以自足而已潮陽隱士陳孔誠甫淳朴恭謹兼通陰陽樹藝之説家邑之華里村宅前有榕數十株數邀賓友携子弟往遊其間彈琴賦詩意甚樂也有水自西山來折而東環其宅又東注于海而榕適際水水日夜激其根濯其條更茂密可愛孔誠或坐盤石投竿而

釣悠然有會于心因自號榕江或謂之曰子其終老于是而忘斯世耶則對曰吾已有子出而仕矣於是使其子吳江教諭顥來乞余記所謂榕江者葢孔誠託此以自譬者意實有在豈惟追涼風弄明月以為供賓友子弟之樂之計耶且江之廣不足以為負舟然抱甕者即之亦可以灌畦孰謂孔誠無意於此江本出岷山禹貢所謂岷山導江是也此亦曰江南人指水之急流者多借以名之爾

虛菴記

蓋嘗觀於理矣大而極於天地遠而貫乎古今廣而散乎萬物而人之一心至小也至大者寓焉至近也至遠者統焉至狹也至廣者具焉此無他其為體有限其為量無窮也心之量何如虛而已矣自私者或閉其出入之門自昧者或塞其神明之舍於是斯理無從而入大者由我而小遠者由我而近廣者由我而狹此可答乎理哉試舉其麤者言之耳以虛而後天下之聲入瞶者

雖雷霆不能聞矣目以虛而後天下之色入瞽者雖黼黻不能視矣以至於鼻於口莫不皆然而況於心之危而微者乎吾友南昌太守張侯汝振嘗讀易至咸之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深有契於其指因以虛菴自號而屬余為記余非知易者然竊觀於理與心而得之澤譬則理山譬則心也澤之所鍾者水山之所聚者土水性潤而下土性燥而納土之燥也水以之而入心之虛也理以之而入此君子之受於人者用此道也

汝振少登甲科為六卿屬輒以清慎舉其職聲名盛矣然其自視歉然及為南昌凡所設施皆出乎流俗郡中論國朝賢守以汝振居一二而汝振所以歉然者益甚簿書之餘方日夜求治道察民情欲與古循吏並列有樂正子好善遺意夫有千里之寄而位乎千萬人之上此地上有山之象於此而好善不足此山上有澤之象善矣汝振取於易之虛也然而虛者於理有所得而不自滿之謂使其中無所得而曰虛焉者此鄙夫之空空

其心茫然而無所主莊子所謂虚舟也惟其有所得而不自以為得則受於人者充然而有餘裕然後施於人者儵然而無所窒礙又莊子所謂虚室也此亦虚菴之一説也

冷菴記

天地之氣以時而變春温而後為夏夏燠矣極則變而為秋秋凉而後為冬冬寒矣極則又變而為春四氣循環葢未有温而不燠燠而不凉凉而不寒寒而不温者

也然有當其時而不變者洪範所謂恒燠若恒寒若是也亦有變非其時者月令所謂寒氣總至凍閉不密是也則氣雖出於天必有人事以感召之二書皆為治道而作夫豈誣人者哉陳君粹之僉江西提刑按察司事治聲既著而獨有取於冷之說至以名其菴觀其意豈政欲尚急而事不好謀乎且粹之刑官也凡所謂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皆其職之當然者豈欲先時而有為後時而不為乎不然豈以其官之冷如杜子美

贈鄭虔之云乎虔在當時徒以三絶見稱于人祿山之叛與王維輩同受偽署彊顔苟活其爲人亦厭寒而喜燠者曾謂粹之慕之乎而况粹之以名進士拜廷尉屬出佐臬司憲節所至前迎而後擁其勢力足以造命其號令足以使人官且不冷乎求之治道而不得參之官秩而不合然則有取於冷者何哉夫粹之官雖顯其謙抑謹畏泊然如寒士視氣燄薰灼之徒平生不忍一過其門其自守如清冰嚴霜凜凜乎人不可犯此其所以

爲冷菴也乎其求記於余也久至是始復之必有知粹之者以余言爲然

蔗菴記

蔗草類也或謂之柘漢郊祀歌泰尊柘漿是也葢其甘美芳潔可羞于神明不獨解酲止渴如神農氏之書所載而已至晉顧長康每食必自末至本有漸入佳境之語後世遂以人晚節儗之抑愷之善謔孰知一時之戲遂爲千古之談耶今山西參政致仕祝公乃以蔗菴號

吾里錢翁叔謙且為賦其事翁喜而再拜以受復來屬余記之錢氏世居吳郡樂橋之北與余家東西相距不五十武翁凡弟五人家庭間斑白相映比歲四人者皆已謝世而翁獨巋然存也然翁不獨為一家之老而已余又見里之老者數輩閭巷間斑白相映比歲皆已謝世而翁獨巋然存也蕨菴之號於翁寔宜且老者自古為貴當虞夏商周之世養國老庶老莫不有學至于延守諸侯養老有慶遺老有讓猶惓惓焉降及春秋世道

衰矣葵丘之會亦以敬老為命夫老之所以取貴者豈徒以其年之高哉其於世故也純熟於理道也明達固將乞言以裨益於治耳而老者亦曰吾年不可以徒高也思益邵其德若畢公弼亮四世而克勤小物衛武公年九十而作抑戒之詩乃所謂老也使若黄髪兒齒黎面鮐背而曰吾老矣考其德曾孺子之不若槩可以列豆籩進几杖養而敬之乎是故朽株斷梗而人不之食者以無甘美芳潔之味園公田叟而人不之敬者以無

純熟明達之德也今夫翁之爲人靜厚而端重和易而詳雅鄉人之所師事郡大夫之所賓禮不可謂徒老者其生餘七十年矣狀貌充然如壯夫方日從公卿才士與夫高僧逸人徜徉山林泉石間其中必有得也

家藏集卷三十二

家藏集卷三十三

明　吳寬　撰

記一十二首

蕭山縣建龕山廟記

浙河之東多可耕之田而常苦水旱然亦莫甚於紹興葢其地界于江海之間潮至則海沙漸壅而水不通故雨淫則江流暴漲而田皆沒其患豈無自而致者嘗考

之郡有小江有漁浦浦舊有磧堰凡水自山陰之天樂
慈姑麻溪而來與金華義烏諸暨之水合流于江者足
以障之不使分殺其勢則沙固不能當其湍悍矣夫水
道無阻則潦易洩而旱有濟其為利也可知自堰之廢
農人始以為病既久莫有為民慮者浮梁戴侯廷節由
監察御史出知紹興之三年政既有成益留意水利既
相山陰境内置五牐以洩江南江北之水矣他日行縣
至蕭山問民所苦縣令陳君瑶亦以苦水對侯遂與之

行水指龜山斷處曰是獨不可置牐乎乃以委陳君君召父老沈珪輩經度材用而命司秔淩禎宣義郎汪雷督功功訖因名曰龜山牐仍設卒守之相時旱澇以爲啟閉自是水有節宣田無汙萊農人復以爲利於是陳君念侯之功不可無紀述爲書授儒士沈鍔求記於予予未暇作會陳君以憂制去而宜興吳君淑來代修治益謹曰不可使侯之功終泯泯也乃復以書來促之葢事未有不由人力而成者雖天地之大亦可以養人者

必其人輔相而致其可以病者尤甚為民牧者首宜施人力治之然人莫不曰治水惟得其要者難爾治得其要雖洪水能導之於禹治失其要雖淮水不能堰之於梁則人力亦未可以槩施之也今夫蕭山為縣東南有小江既漲塞以阻水之行矣西北有錢塘江顧其廣足以有容而龕山當其涯適有斷處此猶兵家井陘之隘馬陵之險也使治水者不于此而他圖又猶兵之四出漫戰于野舍其吭而不之扼也是豈可哉今也為俾于

此雖尋丈之間凡木石之具足爲當闗之一夫抑何水患之不能捍者此戴侯之功書以告後之人也寔宜是牐也久而必敝後之人修之而復敝而復修之雖至于千百世可也雖與龜山相爲存亡可也則其利豈止今日而已牐之制爲門二中施横木深若干尺廣若干尺傍立石柱上架石梁各四具材用木爲樁三百石爲丈六百灰爲斤三萬五千其工四千五百六十起于成化乙未之四月訖于是年之十二月又三年戊戌七月戊

子記

南野記

去歳之冬予以事出城之東北扁舟行三十里許見積水渺然捕魚撈鱉之徒往來于其間民際水而屋泛泛若野航問之民此江耶湖耶則以田對予因驚曰方冬水宜涸而其勢如此彼春夏之時民之妨於耕耘也信哉於是折南又行二十餘里其田稍高隱然有疆畎視其田間稲本固在予方喜此地嘗有秋矣反視其民皆

有飢色復就問之對曰田之所入不足以供賦稅且稱貸於人足之尚何暇為口腹計耶因益念曰此有秋者且不能自給如江如湖者當何如蓋自長洲以達于海虞之境皆可推而知也無錫與二邑為隣壤其地獨高土獨厚高而厚宜有旱乾之憂然其間有溝有渠足以潴水澇則能容納旱則能灌輸故稻麥恒熟且其農功甚勤終歲竭力於壟上者不息又其賦視吳中輕什伍自非有螟螣風霜之變民不至飢也邑有趙氏從長洲

而遷世有積德以力田為業宅之南有田不知頃畝其彦曰廣淵因以南野為號求予文記之予聞趙氏居鴻山之麓去山數里又有若鵝蕩者有田可收也而又有山可登有水可浮也於已已足於人無求讀吾書循吾理安吾分樂君上之賜而不遺父母兄弟之羞他鄉之民何敢望廣淵也是為南野記

寶訓堂記

宋人有好書以名齋者米芾之寶晉是也有好畫以名

堂者王詵之寶繪是也書與畫皆吾長洲魏氏之所有
不之寶而寶訓焉君子與之所謂寶訓者葢魏之先有
曰景純翁年八十五時手書百餘言以示其子本成本
成謹受之所以守身而承家者惟其訓是賴至其孫公
美曾孫芳藏其手蹟益謹他日作堂以居遂名之曰寶
訓復走予請一言記之詩人之言曰維桑與梓必恭敬
止夫人之於人且有賤惡之者桑梓二木耳而曰恭敬
豈人不如木哉說詩者曰古者樹二木牆下以遺子孫

給饗食具器用者以其為父母所植而恭敬之此孝子之心也然孝子於木猶加恭敬況其形之於言筆之成章而諄諄以訓我者其敢慢易也乎維昔趙簡子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詞於二簡以授二子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詞求之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詞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二簡甚微古之人固有以此覘其子孫之賢否者矣今景純之沒已久其訓詞予嘗一讀之不待識

其人而知其賢於是本成亦以即世公美且老而芳尚
壯於寳訓之有堂也覩魏氏三世之賢者於是乎在

王澗記

吳之集祥里自唐以來有廟祀周之康王久而廟將壓
天順初先修譔公倡里人重建之復自購廟中故地嘗
所侵于民家者得什二三作小屋于後以俟守廟者居
更二十年莫能得其人有道家者流沈復中始自城西
福濟觀遷入之復中吳之虎溪人也謹厚質樸里人曰

宜顧嘗自號玉澗丐予為記爾雅謂山夾水曰澗則澗者水之行于地中者也復中所居城市之所環繞廬井之所貫絡求諸山水無所得安有所謂澗者豈其少家虎溪既壯去其父母而猶思其地耶夫虎溪山水則有之亦安有所謂玉澗者必欲求其實則玉出於西域去中國萬里餘如于闐之三河可以當之然人蹟罕至又何有於斯耶雖然復中老氏之徒也老氏之言曰不出戶知天下當其晏坐一室神游八表視析津咸池皆吾

目前之一沼耳何三河之遠之有以是而記玉澗庶幾得之然此亦外也非内也學道者守一身而忘萬物凡口鼻耳目之屬皆有所託喻若黄庭經所謂玉池者安知非復中所謂玉澗類耶噓歔之際汪然而盈谷然而鳴滚然而行孰謂玉澗在乎兩山之間萬里之外而不在乎吾之一身耶

周孝子廟記

姑蘇城東南隅有周孝子廟廟始建于常熟在宋乾道

閭邑人周容奉母朱氏有至行人稱周孝子且其平生好義見罹患難者拯救之恒恐後既没一日降于其家以巳爲神告其母且曰容願爲國効力以保護鄉閭後果如其言終歲民無菑患邑人遂相與廟事之其後淮南大疫云有往施紫蘇湯者全活甚衆淮人渡江酬之偶見廟貌始知爲神事傳邑中凡病者禱訖汲井投紫蘇煎飲即瘥既七十餘年進士趙必𨭉等因具其事又以除蝗驅虎救水旱捍寇盜顯蹟數條上于官朝廷特

賜廟額曰靈惠實淳祐十二年二月也歷元至國朝秩于祀典縣長吏率僚屬歲一祭之不廢若蘇城有廟歲月已遠莫能考其創建之由豈常熟為蘇屬邑蘇人亦冀其神靈波及郡中以事之興而近自景泰甲戌歲吳中大雪民飢而疫作相枕藉死禱者取水煎飲如瀝亦多獲生民益神之自是凡有所求爭走廟下每旦庭廡如市顧其廟既卑隘禱者益多至無所容足傍有王英者自其父謙以來再世守廟以精勤稱謀欲改建而不

敢專其事則與里正陳忠周玘輩言于縣于府既如所
請且下帖文俾英專守勿懈於是募財于衆一時施予
者踵接而蘇衛千户陳俊更割地以廣其址乃以成化
七年某月興功又明年廟成廟故西向始易以南爽塏
端整有堂有室有垣有門甃井有亭焚楮有爐以至象
設器用亦無不備他日郡人嘗德于神者相率言其事
可記英遂礱石丐予書之自昔吳越多淫祠唐狄梁公
按行江南悉斥去之所不去者夏禹泰伯季札伍員四

廟而已君子益深與之然祭灋謂灋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則有祀今孝子為人雖非若古人之灋施於民也然使里之悖逆者聞其風則媿而改行雖非若古人之能禦大菑捍大患也然使里之疾疹者感其靈則安而獲福廟而事之豈不宜哉噫梁公既遠吳俗益甚其尤可嘆者家自為廟祝非其鬼人小有疾則指以為祟往往殺羊豕以大饗之其歌謳歡笑俯仰跪起類乎生人之宴而卜筮巫祝之徒假

以獲利者皆是曾謂孝子肯饗其祀乎而人亦敢以其祀祀孝子乎予嘉孝子有補於世教也有益於民人也有合於祀典也於廟之成不能已於記

歸菴記

齊景公登牛山臨其國城泫然流涕曰美哉國乎何爲去此而死至桓魋死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君子同以爲愚夫景公有馬千駟之人也所以重去其國固宜孔子大聖也而魋欲殺之尚何望其能明乎死生之際哉若

夫漢之楊王孫戒其子以羸葬達則達矣然觀墨子之儉且不及於儒者之道何有承事郎海虞錢君允言年六十即治葬穴於虞山之下曰寶巖灣而屋其旁以為歲時游宴之所題曰歸菴乞予文記之歸之為言蓋取樂正子春之答其門人者允言有取於此其賢於人也可見夫雲歸於山水歸於壑鳥歸於林獸歸於壙凡物必有所歸也而況於人乎盖求貨物者朝適於市及暮則歸於家者歸之近者也豈若歸於穴者之久自世之

庸人以是為諱雖附於身者不豫為備況附於棺者乎附於棺者不豫為備又況深檐高棟而大書以表之乎王逸少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逸少晉人也而猶為此言此君所以為賢也與錢氏在邑中稱故家其先世有孝義行甚著子孫貴顯至君持身益謹尤善教子子承德且登進士第出為縣令行當召還有封典下其家矣游宴之樂葢自今始

光福山遊記

成化十四年五月光福徐翁用莊邀予為西山之游予諾之然不忍獨遊也則為書招史明古乙酉明古來自吳江丙戌舟發胥門西過橫塘由木瀆斜橋折而北行經靈巖讀宋韓蘄王墓碑前望穹窿晚乃至光福首過徐氏用莊喜容至見其子玭其孫天頴更召其里隱士徐孟祥同導予步虎山橋橋南登擅勝亭還飲其家夜宿來青堂丁亥縁玉遮入貞山謁徐武功墓循北麓觀眠松遂泛下崦入銅阬還泊虎山橋戊午遊鄧尉山飲

七寶泉入玄墓寺憩奉慈菴登鳳岡而還已巳過海雲院覯連理山茶讀虞道園百丈泉遺墨已乃别去晡時至胥門明古還吳江予入城是遊也歴四日舟行六十里輿行四十里總得詩三十首悉録歸用莊備山中故事

慧林房記

慧林房舊名菴在蘇城東南王判司巷元大德庚子有吳十四公者捨其居以建而初主之者曰明慶也慶傳

宗杰杰傳𤣥珪珪傳其賢賢傳與齊齊傳永默默傳宏
漸當國初有詔天下佛寺大可領其徒者餘悉撤而遷
入之於是慧林入壽寧禪寺更以房名時洪武辛未也
漸傳道舒既皆化去舒傳文靖靖傳智勤則歲久而室
廬益敝矣乃成化巳亥其師徒遂相與修葺之且謂慧
林自併于此宜得文字使後人可考而知因數請於予
惟昔孫吳國于江左蘇之有寺蓋自此始至于蕭梁踵
其故都好佛愈甚一時穹廬廣殿徧于國中今試詢其

肇建之代無非赤烏天監而已延及後世其君所好雖不若前代之甚然亦有興無廢至其徒又倣其制而致力於斯金碧丹臒往往而是而寺益盛矣皇明有天下政令一新乃以爲過而裁抑之百餘年來頹垣壞礎閒壟畮秩秩使人得耕種以爲食者皆昔所謂蘭若也京都不暇論凡今四方私創者著于律求一寺之肇建者不可得此固聖政所當紀者豈特使慧林後人考其始遷歲月而已漸偉然緇流中與先君友善予幼猶及識

之舒能讀儒書靖與勤皆清介謹愿不妄交游益予家故居在東城下比歳與吾弟原輝往理之道中數訪其廬久而益知其行可敬也勤有徒曰惠侃孫曰善秀皆能保其業者云

興福寺記

吳地多水其最鉅者曰太湖湖中多山其最鉅者曰洞庭洞庭為山周可百五十里中有穴相傳禹藏治水符于此因名其東十里又山相距而差小其勝略等人稱

東洞庭以别之當波濤浩渺間兩山對峙鬱然蒼翠儼如畫圖殆道家所謂蓬萊方丈者民環山而居善植果木世擅其利而屋宇閭巷聯絡映帶怱不知其為山林也其尤勝處往往有佛寺據之成化十五年二月既望予與李兵部應禎為東洞庭之遊自岱心吳氏肩輿行十里許入俞隖得寺曰興福主僧恩復出迓容延登其後小閣是時梅華方盛開彌望如白雲崖谷莫辨山有九隖九隖之水合流循寺門而行松根石罅水聲淲淲

意甚樂之予既留詩而去未幾北來京師車馬塵埃閒
未嘗不想東洞庭之游之樂也一日有僧扣門來謁予
熟其貌則昔者復公之徒也其言曰興福寺久矣甚恨
無文字刻石可考往者幸辱游覽惟終畀之此智勤所
以來者予嘗愛其寺據山水深遠處殊為幽僻宜學佛
者居其徒歲食田園所入可以自足而予所接如復如
勤輩又皆恭謹能守戒律稱學佛者予何愛一言不為
記之寺建于梁天監二年傳有于將軍者所捨宅故在

山之東麓始居者曰清禪師至唐遷于此歲久興廢皆莫能知可知者廢于國初而深谷遂公復興之二傳仍廢而僧亦絶矣景泰間令復公始自其山瀛海寺從里人之請而來凡建門堂殿閣數十楹而佛像咸具蓋智勤實相其事而成之是為記

崔巡撫辯誣記

國家屯軍旅為防姦禦侮計自京師達于邊徼曰衛曰所建置殆徧而所謂軍旅多以罪謫發之人於瀛子孫

絶則以同籍者補充惟别籍于謫發之先者不豫其人書于版册甚詳里有正有胥有耆老版册一出其手歲久奸起或脫漏或隱匿其罪著于律令甚重每歲部符下府州縣俾專官理之旁稽窮訊若治獄然又數歲特遣御史理之所以稽且訊者益密謂之軍政其法載于條例甚備蓋使凡名在尺籍者不得幸免然亦不欲誣平民以充什伍之數而吏不察往往失法意以爲民患若其衛軍王阿隆者故崑山縣太倉二十九保人也既

沒而户且絶其族子凱一旦赴御史郭觀自首爲隆之裔匿他里盜凱固王氏別籍子特利隆所遺田産爲是耳觀謂民無自誣以軍者信之二里連坐如律者凡二十四人悉配蘇州衛令職方郎中陸君文量時尚遊鄉校以其父某爲里正在連坐中即狀其事求白于觀觀以成案爲詞衆爭稱冤適今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崔公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畿内走訴之公覽狀曰是固可辯檄觀辯之觀不理衆乃復訴于公公委所屬衛

若府官集二里父老輩覈實而凱之兄且自外歸白其事竟坐凱以罪悉復二十四人者爲農實天順四年之八月也時文量爲雪寃頌以獻公其父曰公有恩德於吾人及吾子孫是未足以報乃與其弟祐圖于衆欲建公生祠歲時祝之顧有禁不可既數年衆益思公大量乃具始末請記曰此吾先職方公與里人之意也幸書之予因述此以復公名恭字克讓世家順德之廣宗登正統元年進士第歷仕内外四十年政尚忠厚而剛明

善斷其出廵撫尤號識大體恩德被人者尚多此其一事耳在公固不足書然在崑山之民不可不書也且世之健吏為民患也久固有與其事類可書以示人者聞昔宣德初所謂軍政條例始行于天下御史李立往理蘇常等府立既刻薄濟以蘇倅張徽之凶暴專欲括民為軍民有與辯者徽輒怒曰汝欲為鬼耶抑為軍耶一時被誣與死杖下者多不可勝數蘇人恨入骨髓然畏其威莫敢與抗也並時常倅則有張宗璉獨不阿御史

意數被辱宗璉痛民無辜竟怨鬱以死死之日民相率

犇走哭奠及喪出白衣冠送者數千人至立廟祀于江

陰之君山廬陵楊文貞公實記具事而徽後犯瘐死刑

部獄中鼠食其肉其子貧困寄食吳下道路見者猶嗤

罵之此善惡之報也夫觀之刻不至立與徽之甚而宗

璉之遺愛可彷彿於公因附記之以為當官者之勸懲

云

東湖記

東湖本陳湖也在長洲邑東南周可六七十里其涯多良田居民賫之予几再游焉而再樂皆以訪陳氏故而有汝器王汝昆仲為之主也當成化巳丑歳予與王汝同試禮部歸及秋過其家午飲畢汝器亟命舟泛湖入夜始還則月色如晝水波若空尊俎之間歌聲相發有杜子美渼陂之樂後十年為戊戌之秋予復過其家則王汝初登進士第居京師汝器見客至益喜顧悉末疾使僮奴舁行庭中相從以為樂而引滿劇飲如前日歡

仍命舟泛湖則憊而不能從矣予由姚城過簷墟登磧沙入瑞雲觀弔古訪俗悉著于詩有蘇子瞻西湖之樂及暮還而汝器笑迎于門更具酒飲客且曰吾生長于是于是而農于是而漁久矣中間雖一出長鄉賦輒謝去今既老矣有子若孫矣世俗事無預矣而吾益得與林僧野叟棹扁舟舉杯酒出沒於渚雲沙月之間浩然而歌悠然而醉其樂不可以語人者吾將終身焉湖在吾家之東因以東湖自號其亦可記乎予曰唯唯既來

京師數以書抵其弟促予記所謂東湖者葢予於東湖再樂特再遊耳使屢遊之亦恐厭也然憶汝器疇昔之言如是必有真可樂者予獨未足以窺其趣也異時與玉汝南還汝器之疾當瘳相與益窮其樂酒酣興發尚為執筆賦之

蘇州府重建文廟記

蘇有學于城南實創于魏國范文正公更五百年來所以修葺而開拓者惟賢守是賴至于今日規模益壯天

下之言學者莫能過之故四方賢士大夫之道郡中以一游其地為快然猶病文廟與學之弗稱也葢其制非特視學為陋歲久且敝漏乃成化八年鄱陽丘侯齊來知府事政既克舉境内悉安遂曰事神吾職也有如文廟敝陋孰任其過然吾不敢專也乃請于巡撫左副都御史洛陽畢公公從之則計財度工擇日而從事始改作大成殿于舊址之北而侵于西者二丈有奇次作櫺星門南與殿直以十年三月興功功垂完而侯報政于

京遂去任矣其年爲吾劉侯瑀自監察御史超擢來代政治益善視此舉非得已而前功所當繼也未幾殿與門竟成既而若兩廡若戟門若神厨皆以次攺作崇卑廣狹悉合程度言言潭潭迥異舊觀而廟與學始稱矣他日知長洲縣劉君輝知吳縣文君貴暨教授林君智輩合言于寛以二侯之功不可泯者願記之以示後人嗟夫孔子之道大如天地與之相參高如日月無得而踰萬世之下被其膏澤者區區土木所能報其功耶而

復為此無亦盡所以尊崇之者以免有司之過耳葢比歲儒臣建請有欲加以籩豆佾舞之數者下羣臣議議者亦謂此不足為孔子重輕而朝廷不然竟從其請行于天下惟所以尊崇之者無所不致其極也詔下為十二年九月廟適以功完告明年春祭籩豆既陳佾舞就列而棟宇深廣足以有容觀禮者美之雖然二侯之意豈徒為是勞費以充郡中美觀者耶禮行于斯樂奏于斯致尊崇于斯因所以伸報本之私若夫瞻拜之頃廟

貌尊嚴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無油然興其希賢希聖之心者乎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二侯之深意安知不出於此且是廟之作凡以事神也惟夫前後之相濟彼此之無嫌而一出於公其功遂不至廢推此道以治民此民所以同歸於治也與寬故學之諸生也於二侯無能為役因諸君之請敢忘其淺陋而書之初學門在廟街之東凡出入于學者必涉街以行丘侯以神人之分當嚴也顧旁近多居民民既喻其意皆

樂從去乃徙其門于廟門之西更爲門于泮池之北以達于廟然後廟左學右截然以正後有賢守以廟學爲事者其尚修之葺之以無隳其成功也哉

家藏集卷三十三